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目錄

邢侗

跋子昂畫

凌湛初

見前

仇實父唐賢宴集圖記

茅翁積

坤子

文選後編序

馮夢禎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見前

馮琦

答沈仲潤書

仲潤名淮節甫子

張鳳翼

小賀傳

烏鎮人

張朝瑞

分巡

宋登科錄後序

刻安定書院

屠隆

吳興重建法華寺碑記

千松禪院碑

臧懋循 長興人

元曲選序

元曲選後集序

沈傲焯 歸安人

送顧渚臧君署教荊州序

章嘉禎 見前

德清縣建文明塔記

德清縣熊侯重修儒學記

虞淳熙

朱大復文集序

大復名長春

放生名位幽贊錄序

爲潘大復季駟子

揚州守蔣公生祠記

代作之恭靖

朱長春

烏程人

代浙西守道張朝瑞上諫止開採疏

管子權序

讀淮陰傳跋

復湯義仍太常博士書

登仕佐郎刑部司務李元潤先生墓誌銘

葉向高

皇明史概序

烏程朱太保國禎著

劉文徵

賀閔曾泉晉少司馬仍留撫滇序

袁黃

祭潘印川尚書文

劉黃裳

董伯念楷書金剛經跋

伯念名嗣成道醇子

于孔兼

安吉倅

捐俸安吉學置田揭

丁元薦

見前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記

唐文獻

光祿寺珍羞署查刷事蹟序

爲閩縣袁宗伯孫

吳期炤

德清人

吉永豐縣誌序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跋趙子昂畫

刑侗

榮祿公膚如瑩玉神比秋泓以故點筆窻間率多幽致  
此卷踈木叢篁穢從獻態與片石相爲掩映風流楚楚  
致不在多無亦魏國仙姬衣紫綃半臂呼茗對啜已復  
倚水晶宮檻納罨畫涼颺于時微榮祿作此邪榮祿他  
幀類多重巒厚嶂采翠爛然此乃獨標神秀西子未嫁



吳王時都謝鉛華衣白苧衣江頭綰紗則庶幾乎近之矣

仇實父唐賢宴集圖記

凌湛初

隆慶丁卯人有持實父唐賢宴集卷求市者余初未之識也而價相什伯余貧甚無以得之迨戊辰秋日人復持卷來余展卷一披如登鍾山藍田之上滿目皆夜光瑞璣而工緻精絕卽龍眠千里弗論也余重價買焉時一  
圖因玩弄幾圖煩痼則此豈特爲竒玩哉是又余之俞  
虛也矣可勝幸哉可勝幸哉爲記叙其詳以便閱覽一

人以左手挾紫衣闌右手於上而立馬之側馬刷黑其質紅其韁垂首如欲食者一孺子衣紫衫執鞭而負坐毡一綠衣孺子回顧若語而跑孺子之前一小麗伸頸仰天以一足爬其頷一人紫衣而挽馬首一人持鞍欲加者一紫衣而帶者與一白衣裸半體者席地擲錢一孺子垂坐於側一紅衣人坦腹牽馬右手持紅纓下首以視一人立鷹于右手以左手拽其索一人仰首視之一藍衣人牽馬而露半首於馬上一孺子藍衣紅束執冠囊而立者一綠衣者執鞭倚馬一人仰兩手而立馬傍

一馬若欲奔逝一人用力以牽者一紅衣孺子執鞭而語牽一小驢走者一綠衣人牽一垂首馬與一褐衣而牽馬者反顧話語一孺子執冠囊而左手捧一長包若盛衣者一人褐衣黑采雙手捧一紫錦包一人牽黑花馬馬若踴強而弩目怒視持鞭欲捶者一官人黑袍執帶如一藍衣孺子一紫衣人皆合手從之一官人左手幾著以肩倚樹而信右手拽垂楊一官人坐樹下回視一官人繁髯玄袍以左手後指走而言者一紫衣孺子挽雙囊以右手托白帨左手持一椀嫺然而立者一

孺子執冠囊半啓其蓋而立者一官人欲睜而張兩手  
邪頭闔目皺眉嚼唇而呻吟者一墨衣人俯躬捧紙一  
官人坐一貂墩以左手扯紙右手執筆如停思者一孺  
子以口嚼筆立於側一官人長髯大腹裸半體張左手  
於前以行而若欲後倚者一紅衣人以右手撫其胷左  
手扶其背而官人置右手於其右手上者一孺子執布  
淨几一人捧玳盤立几側回首他顧者而几上下四傍  
其器物玩好雖十舉其一弗盡也一孺子以手執杓盛  
茶於壘而一手持其甌一孺子伸雙手欲接而立於爐

之側爐之中有二壺而火炭交半溫其醴也爐側之物  
尤極妍好一孺子坐而以一手指膝一手持甌飲茶茶  
若盡而首若仰者一官人憑欄上看池中鵝鵝凡四一  
游而鳴一回首插羽中而游一以口撥波逆流而上  
一在樹後伸頸而鳴而游若亟欲隨群者執樂器坐錦席  
上以扇圍其側而吹者六官人也一孺子挽雙鬟合手  
而舞一童子而宴者九官人也坐之上四坐之下二左二  
右二一人上之一黃衣者冠道人冠以手褰起左臂衣  
而翹首仰觀若有所思者一孺子從其後持甌以進一

衣青衫而瞑兩目如睡者二人合手對話一侍人從旁  
耳語二人聞之狀寂如也下之二紅裳者而右以坐而回  
首於左如與左之側位二者語一面左以坐而回首於  
右一孺子肩輓進茶若因與語者左側者一人持撒板  
若唱一人左手持甌右手伸二指若擊席而與下之紅  
裳者語右側者一人向上呼者以手撥其衣若使醒者  
席之上大小無慮數十品品精也席前有荷池池荷開  
者凡四半開而未開者凡二爲蓋者一花謝而房者一  
一官人道冠黃服仰首倚樹上一官人以雙手拽竹加

肩上俯首與語竹傍有三鶴一俯首若覓食者一昂首而鳴一官人仰首合手而行一孺子珥筆持硯石從一紅衣人與孺子插鞭於腰者若見而侍立以遜其行者前則有樹樹下有池池之荷燁燁如也一紅衣人以鷹立其袖一人張手對語若使之放者一亭甚整亭前後有樹樹長出於亭亭之中有小几二一置茶枰於上一置衣袍白而藍者紫者紅者黃者亭四側有欄欄之中有蕉數十葉有竹數十竿欄外有荷池池荷甚放而鴛鳥雜戲其中合計之則冠者凡五十孺子有十九而面

無同者馬十一而有一馬一狀狀奇也一驢一龐二鶴  
二鷹鴛鴦各四外如樹如竹如蕖如荷及諸物浩漫不  
可槩舉而皆極妙巧嗟乎是特予問月樓奇琛耶卽實  
艾筆尚有右於此者耶昔韓退之亦作畫記誇與其詳  
然不過襍古今者成一帙耳若見余此本當退三舍矣  
客有給者難之曰若笑退之畫不若及能如退之返趙  
信御乎余曰是不能也然彈奕而勝得亦易失亦易余  
傾囊購之且性在是也卽有趙生者來豈便讓却哉若意  
覬覦於此故爲是言耳客笑而去余因書之



文選後編序

茅翁積

嘉靖癸亥秋八月望海崖先生選錄文選後編成後編者編唐以來諸家之文也其書高皇帝之外以人之先後爲序挈其文之至者自昌黎韓愈而下至今晉江王慎中十有二人得文三百六十九首爲十三卷于前然後次諸名家未得其至而燁然成章者自王績以下五十一人共文一百三十四首爲六卷蓋自唐世始盛見序記碑誌應酬之文至於今世而其中十二宗工者轉相師法以爲天下倡其大觀備於此矣茅翁積受讀

而論次之曰予嘗從家大夫宦遊白下白下國家之故  
都也禮樂之器數具在家大夫適爲尚書禮部郎中予  
得從觀祭樂焉乃聞諸律呂之聲自黃鍾而之長者琴  
瑟短者刁刁高者童童而下者于于清而冽濁而濠急  
而鏗而徐則悠或如歌或如訴如裂如崩如墜如語如  
咽者而十二器之聲錯然而陳不能以相兼而曠然無  
害彼黃鍾者萬事之母乃衆樂與之各鳴其至然十二  
律者皆天下之至聲也又卒莫並夫黃鍾之大豈非造  
物無窮其冲和甕亮之氣吹萬不盡而會于黃鍾黃鍾

不盡而布於律呂將律呂卒所不盡而冲然有餘雖一  
管一籥非律呂之全而皆本是氣之散布不可以限量  
而觀之者故十二律所竝者各至其至也而黃鍾之大  
爲君爲宮爲氣之元也謂諸律之歎于黃鍾謂黃鍾之  
大不能盡奪諸聲爲病豈通論哉是聲音之道造物實  
使之而不能不然者人聲之發于文者又何異焉韓退  
之承八代之綺靡躬振其響而開後世讀其言渾渾噩  
噩非偏長之文今之文章星羅于天下孰有出于韓子  
之法繩律矩哉故文家之流此其大成之宗與柳子得

之其文削以險歐陽子得之其文適以逸蘇氏之文汪洋而溶液子瞻尤宏浩焉子固醇謹舒徐一歸於正而介甫務爲深邃今唐應德王道思得于二家者深而自成其才不爲所牽 國初有宋景濂之洪博而陽明夫子以理學之旨發爲絕達之言仲尼曰辭達而已矣此數君子皆造化之英不可謂不至而韓子渾全矣諸子之至足以竝韓子韓子之大足以該諸子固兩無所妨也故余于先生之編必以韓子爲黃鍾矣而十一子者如大呂蕤賓迭奏而不可廢其餘諸君又皆以管籥篪

誠各得乎律呂之緒餘者而共陳于堂下先生之覽遠矣先生曩嘗走白下訪家大夫予與之同觀祭樂已今試與先生鈎簾而誦是編之文與曩之臨帝都而聞鈞天其所得於天地之至聲者何如也

書宋繡蓮經七卷後

馮夢禎

法華爲釋尊最後純真極談善男子等受持誦讀爲人演說乃至書寫一偈一句其人滅一切重罪滋一切福田有人捐頭目腦髓及國城妻子資生之具若大地微塵數供佛及僧從劫至劫無有休息其人所得功德豈

不甚多以校崇奉法華人功德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  
喻所不能及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以用讚嘆從劫至劫所不能盡何以故以此經最尊  
最上無有比故有宋紹興乾道間湖州長興縣平望鄉  
陂門村善女人王氏二十八娘子此經發懽喜心殷重  
心勇猛精進心以統素爲紙綵絨爲墨針爲筆始戊寅  
迄己丑十二年而七卷成視書寫勞費不啻數十百倍  
流傳崇奉經元初兵火失三卷後歸郡城談君玉君玉  
子奉遺命以經歸飛英塔院任持僧妙演又感烏程縣

西善女人楊氏二蔡氏各繡一卷而經始完帙嗣歸餘  
莫溪德證寺僧式菴至正再經兵火此經幸爲龍神所  
護完好無虞入國朝經歸武康三橋埠普濟菴二百年  
來崇奉無替寺僧濟乾懼法寶之凋缺憫王氏等手澤  
之僅存將請于檀越補而飭之隨蒙鄉達許敬菴先生  
首倡諸善男女協力大業旦暮就矣復囊經謁余請一  
言爲之殿余敬諾之時有海昌之行載經舟中乘暇恣  
觀絹素古淡字畫精潔間有磨滅然可讀者尚十之七  
婦人女子目不知書心不解義而能以針指營佛事其

精誠所感猶使數百年後歡喜讚嘆競爲補苴遺漏暨  
大法標幟以是因緣生生世世常生佛前常聞妙法疾  
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兒我輩聰明男子慧業  
文人隨探聖經一如引鏡自照其面而留連花箭娛悅  
盡屏轉眼百年已逝其半無論多生鶻臭布衫未曾脫  
去卽于弘護之事輕心慢心其與幾何視向繡經女子  
真可愧也因書其後歸乾且以自勵云

答沈仲潤書

馮琦

得手教凡六幅卽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程



已滿親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已有請  
告之疏 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留滯周  
南之感直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  
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于我者異于我者皆  
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達之則如覲聚義  
誠為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立彼  
議不生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孟子以為性善荀子  
必以為惡楊子必以善惡為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  
于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

文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每事不欲至是非內事無心  
自是非外來教云云似之而非也承惠回筆多而且甚  
僕方盡耳苟翰筆罷亦當焚却後無復寄耳

### 小賀傳

張鳳翼

小賀名恩字子霑姓陸氏其父蓋烏鎮酒家也燕良工  
賀四者偶之烏鎮客酒家左巨室王氏王因多購檀梨  
烏木象齒犀角諸材皆賀四作卮孟罌缶諸器子霑顧  
時時過王氏觀賀四作歸復以小材効賀四作示賀四  
賀四竒之欲乞爲弟子而其父母乃業酒佃作不樂攻

王弗之許居無何崇德葉氏馳一力邀賀四然賀四在  
土氏工作妙而涵于酒酒後輒目昏意慵不復能作計  
之葉當不得如王優游而力不足以副意非酒家兒俱  
往不可乃以情懇陸翁媪必欲得兒俱往且許罄其藝  
授之子霑亦欣然請行陸翁媪不能禁也乃遣之俱至  
葉氏賀四不曰酒家兒也而曰吾兒凡工作圍者觚者  
圍而觚觚而圍者非子霑莫與成而子霑得心應手出  
入規矩中巧每越賀四上蓋青于藍矣葉氏賀賀四有  
是而不知其爲酒家兒也及葉氏工訖賀四則居肆

吳之郡城當是時吳之好事疑賀四造作老愈精及視之則知賀四有見助之而亦不知見爲酒家兒也賀四死子霑喪之一如所生賀媪顧自有子子霑亦時時護其緩急又時時以所得金饋陸翁媪蓋一身而仰事者兩家焉子霑豈獨其巧藝足稱殆孝義人也子霑居吳中若錫山若雲間若太倉諸右族爭迎子霑造器物而吳中趨市者又爭待子霑所造器物舉火故舟來迎子霑者多不得泊及泊就扶子霑登舟而咸不得解維顧子霑不樂爲富人作而喜給趨市者曰彼不過供耳

娛而此則俛我舉火者也且不好爲美衣服至富人家  
又能曲順主人意未嘗以其巧上之曰吾固藝成而下  
者且食于人而可以薄技自多乎有王憲副者來飭蘇  
松兵備其人固賞鑒家携一研來研製殊不類常研計  
造一函函之工多謝不能乃召子霑往視之子霑曰能  
函成研爲增色焉進之王王喜甚謂子霑良工也而不  
知子霑之才非獨以工而良也予曩自薊門歸經漕運  
道見淮揚之間若孟甯水廬一決則譬居高建甕下流  
諸州縣莫逃其害不若決瓜州壩任水下泄入江乃乘

涸疏鑿爲河道運亦可達而下民莫患昏墊焉無庸隄  
激爲也又見每歲運舟至卅陽上下輒成阨險卽時開  
濬而沙泥隨潮上未幾復淤意弗若于開家湖儲水置  
閘閉以俟運舟至則啓而濟之當得其用當時語二三  
士大夫莫不捧腹以爲迂也予遂死舌不復談及子霑  
語次及二水道其言與予言若符節合噫藉第令子霑  
以其孝弟蒙里選入而爲司空一小吏或如永樂元年  
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  
實敷奏則其心思規畫當必有出入意表者其所裨益

實効亦可以歲月程蓋不特爲富人耳目娛貧者舉火計也顧獨以其巧用諸刀鋸切磋間與曩時爲酒家兒奚異哉然子霑惟不爲酒家兒故予得以知子霑才可任事使子霑不以小物自見予亦何以知子霑而傳之傳宜以陸而復曰小賀從吳人所共稱子霑者云

宋登科錄後序

張朝瑞

宋興百九十餘年爲高宗戊辰歲又百餘年爲聖宗丙辰歲二科進士同年錄獨存錄中年藉世代甚詳卽小石小字亦載焉說者曰朱晦菴之道德文文山謝疊山

陸樞密之忠義古今重之錄所以傳也戊辰錄鈔本傳  
于國子祭酒莆田鄭君紀刊本博于句容江寧氏弘治  
辛亥南畿督學侍御會稽王君鑑之刻置徽之紫陽書  
院丙辰錄傳于澄邁尹武義吳濟氏嘉靖壬午汀守巴  
陵胥君文相刻于郡之學宮汴有宗室西亭者聯活字  
爲板印二錄行于世瑞始爲鹿邑宰得而愛之因撮其  
名貫總名之曰宋登科錄刻于邑署以廣其傳繼巡守  
兩浙一刻于衢州之孔氏公署一刻于湖州之安定書  
院以二科在宋室南渡之後登斯錄者多東南士故就



其鄉刻之意者東南後進得是錄而考鏡焉匪直追配  
前文人而道德忠義之心亦將油然而生矣然則斯  
二錄也盖可比之商彝周鼎云

吳興重建法華寺碑記

屠隆

在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宣于金口載在寶函爍彼羣  
昏繳于朗日飲光結集慶喜總持亦既炳炳烺烺歷阿  
僧祇世劫火洞然斯文不滅乃達磨西來一切掃之曰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斯何以故盖文載大道文卽是道  
教宜靈心教卽是心緣文悟道得道可以遺文取教印

心明心可以廢教恐後不能了達拘執筌蹄反失魚兔  
日坐寶筏忘却渡河盡餅說食枵腹不得飽餐把卷登  
壇終日數乎他寶初祖患之是故掃蕩文字單悟本心  
可謂鍼取當門藥存對病者矣豈特初祖爲然迦文住  
世說法四十九年云未嘗說一法未嘗說法之云是卽  
達磨之意然則初祖親承迦老稟教而來非與世尊相  
爲矛盾也一葦渡江表自心之神變九年面壁露教外  
之玄機及門弟子並紹心宗衣鉢雖屬雲光諸子各有  
領悟時稱卓偉有尼總持居吳興弁山幽棲蘭若幾二

十年虔誦法華滿十萬部滅收靈骨藏之寶龕舌長青  
蓮經留黃壤自梁至唐總持再來是爲抱玉一經未畢  
五色放光顯化肅宗之朝敕賜大光之號吳興法華懽  
爲名藍矣歷歲久遠大法凌夷朱宮碧瓦散作寒烟金  
地寶階鞠爲茂草斷碣殘碑漫不可讀荒岡遺堦巋然  
僅存法音不遐靈氣不歇沙門如松慨然以興復爲已  
任而宰官慳太宰光祖潘司寇季馴輩咸以名流鉅公  
淨業檀信相與助成之松公戒德既醇心靈絕巧身歷  
百苦力勸萬緣凡所經營悉有妙法于是殿堂鼎建僧

寮一新拱秀發祥當其王地含靈納氣繚以周垣光相  
璀璨金碧兩廊蒼翠蔚然松杉十量俾惣持之教久晦  
而重明西來之傳幾絕而後續松公之勤亦至矣功亦  
偉矣大光爲總持再來安知松公非大光轉世耶余竊  
謂迦老旣垂諸經之文而傳至初祖西來盡掃文字初  
祖旣掃文字之障而又謂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及觀祖  
口所宣句句亦成文理再觀尼師紹祖時時不廢法華  
或理取印心則有必傳之訓或志存掃障則明不立之  
權是皆大聖之圓機非凡情之可思議也弁山寺建則

尼師之教遂行師教一行則初祖之傳弗墜關繫詎眇  
乎哉壬寅道民偶客吳興暨游茲寺松公以碑見屬不  
辭而爲之記又作偈曰迦文垂金經大明徹重昏云胡  
魯眼僧乃獨掃文字爲掃如來字卽印如來心執文而  
遺心是則同說食祖來稟佛教爲救後世偏打鼓弄琵琶  
總一家伎倆卓哉尼總持靈心悟絕待一見不再見  
慶喜見阿闍旣已悟本心不廢諸經王口諷十萬部舌  
通生蓮花所誦以印心亦不背祖意名山有道馮歲久  
爲蔓草松公來重興大法煥然朗峩峩賢宰官檀功亦

超越

按李公垂大光碑云師憶先達抱玉明是二人此目爲一蓋襲宋氏里語之誤

千松禪院碑

屠隆

原夫靈山高會付正法眼于飲光羅筏密因示大佛頂  
于慶喜初祖西來面壁妙存得意而忘言鳩摩東土翻  
經貴在因文而悟道南嶽思開止觀之二門傳衣佛隴  
智者顯悟法華之三昧啓教台宗賢首清涼並標肯趣  
曹洞滄仰各立門庭萬松師繼天台之風頗爲源分異  
派月亭師紹松公之緒足稱青出于藍卓錫弁山法雲  
降爲花雨譚經禪院其露遍灑孤城宜無邊之妙義則

藝文補

卷三十九

十六

明文

香飯不是蒸砂會絕待之靈心則禪悅豈同說食幻泡  
空花自千松之滅度寒烟蔓草慨一院之荒涼大宰五  
臺陸公就李名流屹宗門之砥柱中丞觀願沈公下振  
清德護大道于金湯僧茂竹爲法忘軀斷一手而發願  
僧印江以身弘法茹百苦以振衰前則性空奉松師之  
委功北開山後則徧行助竹老之勤心存利衆是以四  
衆皈依作西吳之名刹六時精進稱上善之叢林炎天  
寒夜琉璃之火長明暮鼓朝鍾梵唄之聲不絕嗚呼沙  
門若茂竹者發六八之弘願直宗法藏堅心落五指于

剛刀不減雲光斷臂睹身上之殘形當日爾同割木出  
盤中之枯腊于今我尚劍心物于此能捐復何物不捐  
行如是表苦又何行不苦信哉逗玄機如鋒入大道如  
箭者矣大比丘開選佛之場導入三摩地象檀信捐買  
山之費其種八福田不信頭陀之一心請看當人之五  
指

元曲選序

臧懋循

世稱宋詞元曲夫詞在唐李白陳後主皆已優爲之何  
必稱宋惟曲自元始有南北各十七宮調而北西廂諸



雜劇亡慮數百種南則幽閨琵琶二記已耳或謂元取  
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  
名士雖馬致遠喬孟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彊弩之末矣  
或又謂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其實白則演  
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或又謂西廂亦  
五雜劇皆出詞人手裁不可增減一字故爲諸曲之冠  
此皆予所不辨獨怪今之爲曲者南與北聲調雖異而  
過宮下韻一也自高則誠琵琶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  
以掩覆其短今遂藉口謂曲嚴於北而踈於南豈不謬

乎大抵元曲妙在不工而工其精者採之樂府而脩者  
雜以方言鄭着庸玉玦始用類書爲之厥後張伯起之  
徒轉相祖述爲紅拂等記則濫觴極矣曲白不欲多唯  
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廂二  
十一折則白少可見尤不欲多駢偶如琵琶黃門諸篇  
業且厭之而屠長卿曇花白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沙  
梅禹金玉盒白終本無一散語其謬彌甚湯義仍紫釵  
四記中間北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韻少諧不無鐵  
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若出兩手何也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琵琶上而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夫幽閨大半已襍贗本不知元朗能辨此否元美千秋士也予嘗於酒次論及琵琶梁州序念奴嬌序二曲不類永嘉口吻當是後人竄入元美尚津津稱許不覺又惡知所謂幽閨者哉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種云錄之御戲監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釐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若曰妄加筆削自附元人功臣則吾豈敢

元曲選後集序

臧懋循

今南曲盛行于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率挾是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托盃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于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於斷章取義雅

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字內  
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  
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  
關目緊湊之難比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曲九宮已少其  
半至于一曲中有突增幾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  
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此見才自非精審于字之  
陰陽韻之平仄鮮不裂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倍父喉吻  
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  
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淵博之士皆

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  
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  
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干此故稱  
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  
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  
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  
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弦南曲字少而聲調繁  
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推藏掩抑頗  
足動人而音亦嫻嫻與之俱流及使歌者不能自主是

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弦，亦謂南方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由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濳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彌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俪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養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踈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過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吳家畜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

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送顧渚臧君署教荊州序

沈儆焯

歲庚辰吾鄉顧渚臧君挾策試春官擢對大廷例當給  
邑綬請於朝授教荊州或曰臧君其天資卓犖人也丈  
夫生患不遇時有奇無所用臧君業已振拔泥塗昂首  
天衢不以此時攄瑾瑜吐精霧振百姓之急而乃降心  
龔黃紆體儒紳爲私便之圖也豈不悖哉夫有所懾而  
引懷也有所樂而趨養也無所懾無所樂而博爲名高  
矯也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士各有志性各有適俗士



可以踳常而難與馳域外之議彼沈洋員轉越拘轡之  
見而惟已之安者此非天下之達人不能也臧君器沉  
以深志宏以遠囊括書史羅網古今工鍾王之業尤長  
於詩與之議道理商得失津津數千言不置若叩洪鍾  
若挹大海彼其才豈難一邑哉彼豈憚煩劇安閑曠而  
徒以自便也乎哉昔夫子之弟子若由之於衛求賜之  
於魯商之於莒父汲汲焉爭以其能見夫子皆不之取  
乃一聞吾斯未信之言則矍然起躍然賞而彼辭靈丘  
而請士師者亦未嘗不爲孟氏之所稱曰爲其可以言

也。滅君之志其亦未可量也哉。今聖天子在宥天下，天下之士無不爭自被濯以承德意者，而荆尤號多才。蓋其衡陽雲澤之勝，蘊崇停毓，淳發而不可禦，故其洩爲人文，往往魁傑瑰瑋，建非常之功爲國家垂不可拔之計。滅君之遊是邦也，譬之涉汶陽而入鄧林也，其率諸青衿日與之佩聖賢之訓，湛道德之實，毋侈聲華，好嗜耽毒，要以培本濬源爲異日有鉅致遠計，而諸士亦蒸蒸雲合，風變有不出出必蜚英聲騰茂實，使人見而指曰：是某之門人也。是惟今日欣然陳乞之意不然。

是行也誠悞也饗也矯也私便其身圖也將安所解或  
人之喙也敢以質諸同里者僉曰是可以勗臧君矣遂  
書以爲贈

德清縣建文明塔記

章嘉楨

德清亘封禺東陬唐天授二年邑治居下蘭山之陽至  
天寶間徙今治枕百寮奉國巖崿諸山層嵐複翠若展  
障然以啓厥宇而前挹餘不一溪溪由天目餘杭會武  
康之前溪水瀾澹漣淪紆袤而之邑治之前而東北注  
巖然英形家者言謂故治阻山襟溪而臨式郭今治稍

積廣土矣而水駛然去無障隘縈迴攬結之風氣靡萃  
邑之民物人文送送遜他巖邑職茲之故今 上御極  
之二十年而連侯來令吾邑其明年百務具舉暇則偕  
三老彭君等及邑父老子弟相與升虛望景謀建塔于  
故治下蘭山之址瀕溪而揆日焉負高臨深黜堊冊緝  
崇之七級下爲樓七楹禪舍三楹匝叮墮而垣繚之費  
出於侯之所損俸括羨及士民所願輸助工始于甲午  
之春三月而成于秋八月蓋縣無廢事境無勞民而地  
湧星龕轟然雲表與下蘭諸峰爲巾巒岫叅峙相繆而

溪流濺瀉間忽砥柱出焉擘中流而迴倒瀾晴灑雨漲  
月漪風縠川陸盡藉生色邑之風氣始完而勝益倍侯  
偕寮佐落而命之曰文明猗歟偉矣夫古者辨方經野  
唯墉壑藉畝之是務而已而浮圖者竺乾氏所爲表禪  
乘而弘釋法侯之爲邑也文學飾治日羣邑士之雋者  
躬訓督之手不停批削之成帙則鏡行之以示榘則豈  
不勤且篤志哉而復徼地靈以填人文假禪乘之用以  
陰佑儒術蓋竣役甫五載而領鄉薦者六魁選者一捷  
南宮者二較昔特盛若操左券取焉則詎謂地靈之亡

驗而侯之大，有造于吾邑也。不亦無量歟！按邑誌：越山椒有望湖塔，蓋以眺望范蠡湖。名今已堙滅，不可蹟而文明。豈直以供覽眺，若望湖者歟？固將永永與邑治俱終。始後之俊髦接踵超乘而起者，蒸蒸藉藉奚止。向所稱數人者，唐韋肇得第，偶於慈恩之雁塔題名。後遂仍之爲故事。至今艷稱之。然則吾邑之士以文明爲雁塔可也。侯功與塔俱遠矣。文學許某輩德侯深也。屬予記之。予故不敢以不文辭。

元禮又有贈連侯入覲序略云：邇諸傍邑，寔竄亡賴。

儵終風暴鼓，咄咄橫囂，蠡起奸訟，日千萬計，以覲其心，充腹於郡中。原楮輩聚呼成雷，躡藉直指柱下，至溺其庭，謬爲顛而要之。旁邑吏無寧廨里，無寧闈諸大姓。良家尤人人愕，肝喘不下咽，三吳且騷動。而吾德帖然無一詞焉。則大夫之化治洽明，清惟畏黔首定志而暴風難爲動也。

德清縣熊侯重修儒學記

章嘉楨

斯道之日月江河於天下也，異端蝕且塞之，識者寬政於衆庶之惑而深律夫高明雄傑之士，初借二氏以明

性而繼迺浸漬其說而不自覺甚則操戈聖門令竺乾  
與洙泗角豈非以道之蝕寒由教之不明哉不知教脩  
道也治弘教也堯舜在上比屋可封至治之世教自行  
焉三代監唐虞而建學明倫蓋以治爲教者後世踵其  
制而漫漶其意學校日輕于是講堂書院雜起而士爭  
聚空言以維之而黌宮與琳剝等矣則何恠乎竺乾與  
洙泗角哉吾德有學以來屢新屢圯今上庚戌豫章熊  
大夫以治行卓越由東粵高明調吾邑至則嚴靜廉明  
庶務畢舉首加志于學校視其頽窳鏡然欲新之時方



大祿後大夫不敢以訕自諉又不忍以頌侵民夙夜殫慮捐捧括羨省歲費簡厨傳之餘以鳩庀而葺治之會永安鄉有神祠之柏頽水而半翳民訛言柏能療疾爭嚙栢挹水以飲之鼓煽男婦廢農輟業晝夜磨至者以千計於是施木石絲枲之物山積旁郡響應若狂焉大夫下冷捕治斬栢而散其黨木石輪官助學工而城內戴總管廟前一高臺日演戲娛神百姓嬉黦聚觀之以爲常屢禁弗止大夫曰臺在戲能禁乎神果怒則令在也立撤去臺二事先後發與學工之告成會于是學博

上君輩與諸生父老相向而嘆誦之曰：熊大夫真能闢  
異端而崇正學者與！真古之以治爲教者與！夫營草曠  
劫鬼物禍福之談，卽業儒修行者不能堅持而不惑，是  
故毀淫祠，除沙門，史不一二見，而鄉約之會，講書院之  
聚，徒觀聽則有之矣。寃其寔禪先正比之于塵，飢塗羹  
者也。以塵飯塗羹，空言之爲教，曷若以廢淫，斥鬼寃政  
之爲治，治舉則教行，邪逆則正顯，學宮崇于琳剎，則泮  
泗尊於竺乾，倘世之爲治盡大夫乎？何難乎堯舜之道  
不明而治弗唐虞若哉？於是偕諸君落成于學而觀之。

先殿庶次橋門次啓聖祠次堂皇齋舍棟隆丹雘靡不  
煥若一新其東南隅更爲文昌樓五楹轟然雲表正楹  
之外隔水屏以高垣粉堊翼如則皆大夫筆楸前此數  
未有也夫詩詠斯于禮歌輪奐慶落成也諸君子不余  
鄙而託爲文以碑之余不敏敢不一言以當落成之歌  
庶後來者覩貞珉而思善治大夫之有功于斯道也其  
無窮乎而余與諸君子皆附大夫以不朽矣遂書之如  
左

朱大復文集序

虞淳熙

朱子文之任者也。比於負一辰自素王無誠實無會并  
王然乎哉。祧盲史而祖喬令放。白晝即而驥子不得命  
儲也。賓蒙吏焉。友湘壘焉。臣楊僕馬衙官漢士而唐善  
鳴者使騶唱焉。李何黜五子。綱執王之鈇威不諛討不  
庭驅不類焉。五子之喬宅五方。仇朱子五向而發黃閭  
之牙。諸黜者與若強項死者率爲厲才鬼。至矣。朱子乃  
麟乃陳桃菊辰之前空無人。王然乎哉。酌詩塚者召吟  
魂。反是抑掄蕃收長吉之遺。而或投之匣中行。吾求屢  
中乎。將無乃病於任乎人之無文病不任也。任之無分。

病不附也。史頤以來其書五車輔以周藏益以漢庫鄴架宋郭笈韞之積玉府不任而朱子腹便便以爲筭滯焉。癖焉屬醫調焉陳人之鬼襲五官而生生三年曰吾得其一枝矣未得其恒幹六年曰吾得其恒幹矣未得其營魄九年而成曰吾得其營載其魄生矣異陳人矣。迺始免任任猶姪也免猶媿也免而提之使自長也立營展紹文統斬天之曆不斬人之冊以立也王然乎哉有細人於此三食字而僂盈帙則俯滿一搥顛以仆行。秘書不可以五步千言果然則歆則吐蔽未化者復歸。

於俎瀝液趨貴門生蟻生蝓曾是虺蛇曾是能羆之與  
伍此宋元之季人歟前李後何五子之流歟以不任攻  
任必躡徒手而秘負擔者必躡倚蓋輕踈媪神之驚必  
躡危乎哉朱子之哀哉其位正其宅中其勝祖之任六  
父之任八賞之任七友之任九侍從之任十有三赫赫  
厥靈時左右我甲冑于櫓於是乎在祝人獻嘏厲隱鬼  
匿祓之類也斯謨斯跡入玄扈矣鎮碧珪矣胡爲乎區  
中將遠行矣惟癸丑吾以生子同生吾當其閨吾享其  
餘子以宮吾以商子以經吾以緯子以脰吾以羽焚竹

而聽九房之語不思安用官不生安用姓不居安用辰  
蟲之應聲優之抵掌史之傳影者去之卽修文乎毫端  
且千人而有相觀無相忌瞖子以益朱子朱子謂之幽  
詭

放生名位幽贊錄序

虞淳熙

天以名位網羅賢才期鳥獸魚鼈咸若於斯人也斯人  
生機乍露天實幽贊之世知大宋編葺駒梁顛倒龍榜  
非僧喻安知槐國君臣泐爲祈福而反詆建寺祈福者  
幾負天哉宜諸兒之讓小宋也予館霅友大潘潘始不

知放生予習靜似欲知來語潘云試遣童俟庫門有僧  
齋二帙不得入第入之果得雲栖戒殺文放生文潘駭  
予神遇僧也卽戒殺卽放生是日始放二鹿於毘山他  
所贖且數十萬而感曇鸞師應化山館每焚日課灰飛  
烟滅矣鸞師輒爲作紫粉評現完牘恍未焚也又駭衆  
遇神而足科潘長公捷捷之日烏鵲集庭樹如雲已有  
異禽翔吾桁馴鼠尊吾枕予亦幸捷捷之前冬月雙蝶  
穿幕入豈其幽贊生機然哉惜予負天徒多活魚服之  
人然猶建寺潭上勸人所福者鑒大宋也今不可以先



古願見古咸若之治於天啟屬我後人而已

揚州守蔣公生祠記

代作

虞淳熙

歲丙子淮制偃關入高寶興鹽占所菱牧沉其灶萬灶  
矣不佞席議來治河議堅故不可動於是得一意樵塞  
遠所菱牧於民突烟稍稍起矣然猶之乎蕩析媿瓊野  
哭殷殷聞幕中則不佞惻而興良二千石之思曰與我  
共安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或言故守蔣公之爲揚當  
是時楊大被水水落民蜿蜒沮沛間無所取藝而公爲  
請得賜民租諸所煎嫗保抱若拾浮菱然與植之不忍

一把搔驗者蓋莫良蔣公矣迺今而民主重綴三老齒  
豁無論穹碑口碑之或湮而公獨無意乎語曰茗之東  
兩司空謂蔣公以及不佞迺不佞卑卑卽何敢儷蔣公  
顧爲揚思得蔣公爲蔣公久揚民之思則碑誠在我蔣  
公者吾鄉人恭靖公瑤也守揚州 武皇帝時義子彬  
要 上南征濠實惟求物於揚借名誅亂耳公出迎駕  
業已辦妻孥直選擇資斧直括掠肺附筋營首領腰簪  
直民之脂膏血肉已其民知之其倅不知也以難曰駕  
行五百里而遙者法應檄六萬卒侍公曰鹵簿之來經

五百里耶亦彌五百里而陳耶無以應則從公番休踐  
更法而又競起念安取嬪曰於我女嬪安取宮曰不有  
其室無以應則又啗喝公不早置者江都督瓜且有所  
置蓋彬彬時得以賜瓜漫擊大吏云無何 上至公百計  
嘗彬彬卒不敢肆徵召括掠又摺止其開鎮於是大恚  
公責巨魚直則償責軍興三日糧則償其償直也至奩  
負夫人珥而 上大笑儒酸舍去計省括民金五百金  
糧本無乏中貴人嗾 上令償之公脫銀鐙蹴風塵而  
扈者千甲懸絳索落方慮村秧卽何能償乃卒取給賈

人子免又省括民金數百金此自 上仁明耳所爲全  
肺附筋骨首領腰膂者公不自意也嗟乎蔣公卽無難  
以身蔽揚何論煦嫗保抱藉令計一出全疆保妻子彬  
之患且溢洪水民不魚鱉則魚肉砧上矣重胡可綴碑  
胡可憑滅三老口也今我 皇上智勇天錫四垂謐寧  
內弼外藩具曰聖赫浮芟易植安集匪艱令良二千石  
者半蔣公之勤民且錯足喜走尸而祝之日而月之固  
耳迺不佞徘徊荒祠拜瞻蝕像輒惕然慨念深焉公初  
濬黃潭已復行治河河爲清三日請事淮北舟往來竟

一日民以爲神不佞歲舉禱賽祠神諸神祠跨金堤而  
勦者卒肆百餘里間乃記其異今幸得記公將神之也  
自姚夫人夢朱衣端笏人而姓公固神也世人直曰兩  
司空兩司空余何人哉蓋於公慨念深焉祠之啓也揚  
父老率嬪子入賽指而曰毋謂是公儼然衣冠者方與  
出里婦傾饋水汚衣輒自拭衣紙爲墜冠冠卽顛耳落  
帽曰無驚兒卒不用呵咤也吾齒豁猶能道之於是父  
子喜相將入祠如入室矣固親之乎固親之乎

代浙西守道張朝瑞上諫止開採疏 朱長春

爲地險憂深關係職守陳乞 聖明洞察亂萌以安

宗社生靈事臣聞山澤之利天地所生本以資民匪止  
資國故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古先王名山大澤不封無禁恣民取之遺天下不盡之利以結天下不傾之心故能保世以滋大及唐太宗時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銀礦詔曰今所乏者非財也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立黜之宋太宗時有司言定州諸山出銀礦請置官署掌上曰地不愛寶當與百姓共之不許二君中主也猶然去讒賤貨惠民顯德史冊書爲美譚永誠後

世至於我明 二祖相承愈崇儉德巡簡王德亨老技  
丁成嘗言礦利以細人規利窺採斥之浙溫處閩建福  
嘗開礦場以得不償費罷之 憲宗停淘金于寶慶

孝宗罷採珠於廉川 世宗開河南盧氏裕葉之礦未  
幾停止我 皇上初覽易州民人劉儒之奏抑置不問

豈不以地寶有限或暴發隨竭或採後不生况一施爭  
奪蔓延蠡起卒不可救事勢固然而不欲自開厲階乎

國家二百餘年天保孔固雖其膏澤紀綱維治者久  
長亦其深慮防危開亂者無自也頃因兩官大功採金

佐費以天地自然之利給公家緩急之用似亦理財一策屢奉 聖諭丁寧不許支費錢糧動衆騷擾大哉

王言恤民虞患既白於天下矣但礦利甚微諸費甚廣官帑既虛不免責成諸大戶領管大戶賠累艱苦千岐萬狀道路傳言公私所費者十礦之所得僅一公私所費者百礦之所得僅十且產礦諸山其中礦賊向多潛伏潛空官不能盡禁盜視爲食土扼而奪之勢不生活竊發闕越初報房山橫嶺二三百人近河南葉縣圪當店六七百人燒燬棚廠札傷官兵亂萌已見矣幸其禍



速徒黨未繁四方未響應官兵得壓卵制之積久利多  
勾扇四集遠近並起或至數千萬兵力豈能存在勝之  
耶此其危機立至不待數年矣然開採猶在直隸中州  
山陝地方未及江南也近於十一月復奉 聖旨允聽  
用把總韓大拯請開採浙江觀海孝豐諸暨八寶全浙  
等處礦山夫天下財賦江南居十九 朝廷國計所資  
重自古四方有變江南常保全以待而我 祖奠基金  
陵澤同豐鎬勢比相洛浙江固其三輔要地也近自萬  
曆十六年來水旱頻仍饑饉荐至荷 皇上蠲賑屢頒

而瘡夷猶未盡起逋賦日苦追呼流離未能盡復且京  
庫夏絹浙江額供九萬八千餘疋近年蚕桑失利新頒  
絹式改樣改造賠費尤多一役牽十餘年一縣所破數  
百十家是民隱可恤也萬曆二十四年嘉興湖州五月  
大旱八月大水杭州黑青爲厲大火爲災定海衛雷火  
燒燬城樓今歲正月十二日雷電先作二十日大雪如  
米二月初二日雨黑水初三四日落黃沙是天變可畏  
也不加優恤而又行採礦騷之乎觀海諸暨八寶諸礦  
地在浙東臣不能盡知孝豐在浙西正臣轄管地方臣

嘗考之其縣山深溪邃民多強犷上連直隸徽州寧國  
廣德諸山下襟帶太湖盜賊出沒易與爲亂正德間廣  
茗鄉湯毛九楊昂集衆數千虎嘯山谷剽掠居民流劫  
旄德縣庫入城郭如空廬殺官兵如草芥猖獗數年吳  
越幾危都御史張津奏聞起全浙之兵勦之不勝知府  
呂盛身入賊營招諭多方始能降之嘉靖間江天祥以  
讐家私忿糾集強徒千餘人露刃相殺結營號署郡縣  
官招不能平兵不能制賴鄉故主事唐樞奮身往讒利  
言始收兵泣拜而下此其喜亂難靖往事明驗兩浙輕

心之民梟獍盜藪如孝豐者未足一二數也礦山有二  
一名俞嶺一名銅坑嘉靖三十八年撫臣胡宗憲以兵  
興嘗開採數月每砂五十斤煎銀不過錢餘得不償費  
富人謝大本等賠累罄如民情騷然鬲滯而風聞處州  
婺源等處豪健惡少頑民趨赴爭採初僅數十人踰日  
而百又踰日而千蜂湧挖掘不得利缺費難歸邑民貧  
悍無賴者群蟻傅之恣行擄掠殺死吳毛四等二百餘  
人因而封禁是利既不足開害又不可開也該縣係成  
化年間新建民戶不多臣奉命日卽督行府州縣講求

開採之法防禦之計近據該縣申稱百姓一聞開礦僉  
選大戶多棄業逃散商旅盡閉山谷一望空然幾無民  
矣所留唯椎剽禽行劫殺不逞之人與平居盜斫礦徒  
耳四顧垂涎願一日起事攘臂連袂而至而他處流賊  
游手姦人群赴乘之以好亂之俗乘啗利之爭群亡命  
之徒奔走于驚死不反顧之計高山阻絕易守難攻烏  
合麀至日多日開變恐不獨如河南亂恐不獨如毛九  
天祥等也昔年蘇州撫臣奏諸豪貴人亡行惡少子弟  
煽結不軌事雖未行蹤跡有端今其黨侶伏藏散布三

江五湖之間猶繁有徒孝豐政其肘腋鄰境也一朝亂起望利而趨乘瑕而動內有盤結窟穴之礦徒外應四聚伏莽之亂民主以富豪連引募召指揮之大猾不逞卒發表裏響應北固以南括蒼以北旦夕恐爲戰塵流血之地矣天方方蹶民之多辟安靜鎮之猶虞意外而况自我生亂以挑誘之乎方今倭虜東窺兵戍未息黃河南徙輓輸不進礦徒潛伺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中原事勢已屬多虞猶幸大江以內晏然無事爲 陛下二十五年休養生息遺黎緩急可恃無恐今採金 命一

下吳越千里囂然喪樂生之心倘浙西之亂民與浙東  
合江南之亂民與江北合首尾橫決左右不支值此無  
兵無食之時不知當事者何以應之一處採礦一處聚  
礦徒其憂在民處處採礦處處聚礦徒其憂在國 陛  
下履至尊而制六合臣妾億兆玉帛萬國卽司農告匱  
自有生財大道節流爲源量入爲出王制三十年之通  
不講求安用罄空尺寸之利以貽不測之憂哉計又出  
桑孔平準秋毫下矣失計小也啓戎大也一日燎原不  
救盡案典利之小臣夷三族無益四海伏望 聖明惻

然長慮俯念東南重地民力久竭危機可畏 勅下該  
部查勘特免孝豐開礦則西浙安地方之幸臣之願也  
並免觀海等處開礦則全浙安全浙安則東南安允

皇上浩蕩洪恩長慮却顧至計也惠息生民計安宗社  
紹帝王法 列祖格天保治在此一舉而 聖德光于

天下後世矣臣有守土之責今不預陳將來萬一事變  
叵測臣雖萬死何益於民何補於國是臣希寵觀望苟  
容倖免目前之譴而長負 陛下也語曰小忠大忠之

賊臣何忍焉謹冒死 聞

此原係烏程文學陸弘祚  
僞草而大復爲之潤色



管子權序

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  
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猥屑可醜  
如大駟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唾不用柰何管氏以傳  
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  
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雜則爲急礮必  
疎則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爲股削龍斷兵如七法切  
官雜則爲設詐權以竒夫使管子蒙詬萬世得罪傷家  
而曲臣詭士資口爲邪則雜者過也按管氏于春秋爲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以區區海東抗禦之  
齊起中衰大昏糺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其臣民  
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  
南北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天子此非茆茆  
褊心之夫刻急小察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群后而莫訛  
議者謂其內政轉移陰中陽外欺諸侯如弄眩兒又以  
拔兵脅四國以必從而變破師尚父古法率其國人盱  
衡奮臂衆走于功名則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開焉故  
曰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要以引經扶義束

情從道蓋過揚善終信于同盟其氣象雍容循王者之  
遺焉爲相三十餘季外無欺隣詐敵內不施斂大臣公  
姓下不草艾箕歛編民而悠然伯如齊語所志內政軍  
令具在卽局隘不可以王亦豈如書所談三事乃至急  
刑以詐乎哉春秋凡變必書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  
書訛稅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三國之首術  
乃商韓吳白乘孔之酋長孔子何用顛以如仁如仁津  
津揚之也大抵周衰道誦至于雄國而祖伯賤王大甚  
天下有口游談長短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爲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附之以干時王獵世資田齊之君又自以  
席桓公敬仲祖列爲最勝許一世而存雄故其書雜者  
半爲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半乃韓非李斯法家輩襲  
商君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書有春秋後之  
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稽古者  
如市寶器于滇之玉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  
燕石越璣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視而笑矣且其買  
者未必非所賣安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信  
書不如無書以周本世且不敢信其國志乃當秦炎

散出所得奈何咕咕章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晚出與  
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僞不可信自經言外內言十二  
外言十半短言區言十七雜篇十九輕重全于僞矣又  
其解自尹知章初註兼陋劉績所定復略徃徃多舛礙  
讀間校而標之約十得五置其輕重篇弗論庶其忠于  
管氏云

讀淮陰傳跋

朱長春

漢室佐命首蕭曹而太史公兩贊都致其嗟咨抑損之  
詞轉而歸淮陰無淮陰矜下未決二人者得論功乎哉

鋤敵者死守者冠位主軍者夷禪者擅名功高不雪志  
士痛心子長所以忼慨致意焉嘗觀大事記記曰誅淮  
陰彭越黥布反大事爲將相記者書法叛臣不當書爵  
不當直言誅又不當三叛臣異例此史微文出淮陰原  
越布危漢事歸相罪也夫所坐淮陰曰以握手庭中之  
語爲質則代相之反二惡同事律當信爲首豨爲從矣  
史傳豨一字不涉信豈遺本謀哉曰此漢借豨坐信非  
豨附信反漢也太史公每紀有參差絕異用相發明志  
微也不然則異聞也至其自傳淮陰則略垓下元功獨

用涉通二說爲具左驗卽入雲夢事矣則王衛尉白蕭丞相之意乎凡此類者太史公學春秋法也春秋以後惟史紀稍稍竊得其指時有舛則義不定耳漢書以後不可北面左氏安望經哉

復湯義仍大常博士書

朱長春

昨足下遺書語似薄奉常者奉常古夔氏之職也處足下意氣卽不宜然而文雅稱矣足下何當薄奉常哉在漢叔孫生以此定禮起聲韻未及樂而後乃出唐夫人李協律之著作今歌詞爾雅奇深卽不當于商周之廟

洋洋大風哉而好古之士猶或疵之欲黜初音習河間之章更生班椽爲之發憤然自匡衡更定數篇音節已不逮矣而魏吳繆韋之輩愈自嚙齟後復何言當今郊廟之樂僕不與聞然民間伶人之奏非擘緩比佚則哀以激也聲不和曲不雅實盛時之闕典大抵元音在天地與氣俱下而成方合變猶然出人之手曾見審音者道律管分寸不合古式疇人比器半出胡部僕于此未知解摠之音出于詞器其次者方今誠得大雅如河間放去靡曼依仿大古上自登奏下及房中塞曲別加裁



定勒爲詩詩獻之于 上布習坊司然後徐訪神識探  
驗候法考其律呂比之節奏庶幾卜氏所稱德音爲百  
代偉製哉有其官患其無才有其才患其無官足下博  
雅嫻于詞深于古風今居奉常處留都無有吏務應酬  
之囑觀樂考音其職也樂董具在有司取而裁之成以  
獻 天子習則夔氏之功不習而存亦劉德之遭烈矣  
煌煌 明時人文飈起大樂寧神宣化之業奈何可因  
循千百世之廢遂不如宮人倡子之在漢哉儻無文頗  
有狂心足下逸才口所難得願無以奉常怏怏向傳萬

言書及上相公救鄒給事書未得全覽願抄本一讀可  
面足下英風

登仕佐郎刑部司務李元濶先生墓誌銘

朱長春

李公雲瀧字元濶號劍泉先生所居蓮華莊更自號爲  
蓮華主人其先自高帝時曰正三以匠作郎從大將  
軍征湖州告徙隸烏程遂爲烏程李始祖傳其家自金  
陵來亦莫知世出三世有原爲郡弟子員五世有暎延  
結樂施爲俠其子銓學書不就棄爲刀筆吏惡吏深文

害多所反獄息家稱爲椽父嘗舉男子子八天近五十  
生公公魁嶄警豁有度善讀書日數千言尤喜誦詩與  
同舍見嬉輒爲長部署歌詩爲樂時分其群兒慈服之  
椽父公以此目爲異椽父家落然時價辦其館具資爲  
游交不能買書至日夜叩手駕授讀以故公嗜學奮補  
文學方童亢然爲義矜節郡中諸長老時時引與游會  
椽父公卒先是椽父公旣以通律文法上部考是冠帶  
當次除矣家難起不得行及沒而諸宗怨家狎孤爲  
盜賊伎陵磔橫行業故貧迫俞不給尋公爲弟子都講

文雅游喜賓客性廓落雖屢空居常超如也其喜誦吟  
好放山水之間郡中城東南偏曰蓮華莊水周橫塘居  
人盛種蓮故趙王孫孟顛學士之宮其傍白蘋州五亭  
梁大守柳惲宴遊遺趾先生每過而愾然有意其風流  
也家先七世居前溪南市市湫蹠而傍近貴人家高車  
大馬往來心惡之少徙蓮莊蘄荆薙草而居公志大雖  
貧能經營爽豁有藕池桑竹圃園館亭可以憇數千客  
文學益有名士多附賓客轉增先生以都養贖廩錢或  
贖貸供治婦至飯糶而客不敢告無魚時時命酒從諸

客晨夜泛水望山循橫塘爲嬉一市人笑之先生慷慨  
自若酒醕以還起舞相和歌相樂也坐最下不下十數  
人而公獨常與山人王思先爲主賓唱思先者無夢山  
人亦故諸生於書無所不窺而爲人縱任散做好誕大  
言引古人自居其不肯繩禮有慕阮步兵之爲人耽酒  
飲無度喜爲詩敏每至大醉被髮跣足赤身而歌歌立  
幾百言恃其才高亢日無人爲氣不侵狎里巷小兒  
而坼巾倨見公卿大夫無錢者邑憐嘔嘔尤引接貧士  
少季說教之而對豪子弟富多財輒箕踞上坐罵折辱

世而無文顯大父再世俠樂施吾扶義而廣之生結  
客千百人故將弘議練要得一當功名報主上也交  
客日膺貴或後生兒子起家亦多材及中庸余而吾尚  
乞乞白毛頭挾書策走萬里道乎起焚筆札投疏自乞  
爲學校官有讓者曰以子之材治民取通顯顧渠能格  
資而媿媿苦爲且仕見功宜無如令公歎曰自吾黨有  
不肖者而世號以令爲壑時俗人拘資喜少年吾一意  
爲功難而徒使人以日暮疑我吾天性故說文詞其姑  
陸沉十季吾爲良二千石乎乃得延陵訓導爲訓文雅

養交施舍如故弟子愛如父爲節抗縣令健令不敢以  
氣終陵之郡太史吳中行方迂相至閉門迹令而時晏  
見公公由此名重居恒飲醇酒歌詩口絕譚縣事對人  
我不諳吏尋試陽羨署令三月所發摘鉅猾十餘輩文  
法自裁部貴人嚴斂迹烏溪宿盜不入竟一縣稱神傍  
近皆願得爲真人乃以此知公治能五歲遷南京國子  
學正大司丞亟薦其道廣有文得帥儒體三歲遷大司  
寇功曹曹故事職署簿案爲唯諾一取候伺傳堂上官  
幹辦爲賢公獨心不可嘗執比令立爭平務以解脫引

繩爲無刻深所論書老主吏不能搖其絜法習於父也  
屬會纂九刑所與條傳古義著獄弛網居多司冠涇  
陽李公長者顧更重愛之嘗病出三月爲護隱之不宜  
代爲告當是時公宦垂十年矣平生好俠談天下事老  
低首爲學官部曹繩束如慳遠奉錢少隨手與人不足  
供至損業人卽給者厚故客或望爲詆自王山人失公  
已老不宜歸其兄縣令君家而爲齋糧走鄆合谿山空  
洞中表號無夢洞天以居時往來城市不見禮或數日  
留獨坐蓮華莊旁皇數年病卒公旣以豫勅家給治歛



而意邑邑終不自得喪氣家數季大侵家僮數十指至  
束腹其子反行爲力齋不自給而客日益衰歲詒書問  
少吳中以公好客無效竊笑而公日不快轉益務厚收  
之故同舍生吳霆貧以明經貢至 京從一子所爲舍  
衣食皆倚公歲餘出訓宜城爲分貲遣蒼頭護之官吳  
交公故與王山人編其在舍每夜飲公與麤談舊游居  
莊時未嘗不流涕也竟忽忽歲餘病半歲卒死之前五  
日子世植以候疾馳至邸立而問平生親故人起居歷  
如常或至嗚嗚臨絕執手曰吾負若祖矣官十年不遇

其吾之官終不稱志不如保一蓮莊爲一叻徵言曰從  
遊客歌呼五亭前萬戶侯何足道哉死之日餘財不足  
歛歸安茅國縉御史高其義損二十金治棺諸同里與  
游故人聞而投錢如市喪乃得歸朱長春曰吳俗務周  
廩而先生俠家兄弟不相顧而先生廣遊以予自先生  
結士義至高方疾篤聞其子貧不治裝徧貸責無應者  
而以告予又屬老母予爲分餼安在得士衆諺云結客  
如聚猴良然自古嘆之予猶從先君及與王山人洎先  
生言詩有不合然山人與先生顧獨愛屬予勉好古山

人爲忘年交予父事先生重此兩人風豪其氣足傾人  
而先生負經世才嘗識予童貧時時聞其緒云惜哉先  
生旣死而門客有落魄無歸俗益媮蓮莊四傍多爲富  
貴家遊好事者輒復指名李先生有墮淚者銘曰 靡  
穽不質靡骨不朽生人不如死壽麟之皮不如虎文豈  
無路車亦鮮令聞公言聚黃金不如結客樂酒朝夕死  
莫視余室曷有德歌舞來斯昔者會星吹笙合甬多錢  
易博貧者柰何人不思唐之中蒿藉珠宮豈無居者不  
如此廣風坎之空檟兮柏千載之下客來泣

皇明史概序

葉向高

國朝史官卽備輔臣之選一主直筆一職平章蓋皆從  
神明上發出互相運用而史爲之先正欲其端心術辨  
邪正貫通今古他日運之掌上此 祖宗深意而近馳  
驚止爲枚卜之階殊失其質余與少師文寧朱公先後  
入詞林性行相似公快口直腸不顧忌諱乃退居隱約  
無他嗜好穆然若思窅然若忘意必有凝精着力處而  
莫窺其際乙丙間同官留都一日闔其書齋則所積皆  
朝家典故與誌傳之類中多塗抹點竄如芟草存株拂

塵見鏡余不覺拍手曰公留心大業而不以示人亦不  
余告何居曰莆田之墾發端安望畬畬輒自號于人曰  
乃積乃倉世間無此莽漢皆大笑而別後余出入經浙  
渡江公必來會余必以問第嘆曰學知不足教始知困  
難言難言久之與余共事綸扉票擬極煩會坐中堂公  
輒以其間退居寢室余必翹而出之曰軍國重務豈閣  
臣宴息讀書時耶比余求歸堅臥凡五六月 天子憐  
之將允放公既日日過從大都攢眉相慰解至是釋然  
又復黠然余曰此回度已長別數十年著作今再不言

雖復具大牛酒招致膝席供飲獻席前橫金幣以求文  
辭輒飲輒罵隨口所坐卧錦茵褥醉輒溺汗一郡人呼  
爲王痴富人無事望見痴來輒閉門王痴雖以酒狂  
其隱約立然諾義不詘直言折人有古文俠風俗不能  
好也先生獨竒之兩人獨深相結務以倡起爲詩辭自  
負意益甚相標目以風諸俊少季吳中名詩者自世  
宗初關中孫一元來以清聲興起士大夫間其後希濶  
故鄣有徐中行結五子盛唱四方縉紳得名而內里中  
推此兩人徐詩號效法唐而自爲其輩新體兩人法更

稍雜出王謝徐滑稽矢口而王之博物特多其風聲布  
動里中能言風華好古之士鵲起錚錚後來不可勝數  
也今吳興遂以詩名天下而山人辟草公助之兩人功  
蓋孫亞云公既拔山人於多訾中而山人不小檢睚眦  
犯其隣舍惡少年爲訟黜學宮竄無家婦又死矣脫空  
身走歸公公奉之如兄令其子韞蔽跽拜侍膳食婦呼  
兄公子呼伯山人素使氣公親溫躩下之爲上交郡中  
士聞之延頸頤結會公舉孝廉賓客益至日坐常四五  
十人蓮莊之遊益侈名聞傍郡先生濶達多略兼愛親

跡人無不容人有善喜爲說游揚不及則教導之人有  
貸請不辭有無有急攘臂而起倘黨敢任已解其困不  
言功貧者輒復反分予之酬人德惟恐不當其怨者爲  
好更自消有從第拱辰故嘗阨公者子已貧爲人奴出  
錢抵贖又予貲爲邑令史已復坐事亡命邊邑收其妻  
子飲食之其宗孤子女若老人無歸倚婚嫁坐食者甚  
衆戚里故人子弟窮委命者舍常數十屨舟車載請謁  
日夜繩繩相因爨者至不得息火無貴賤酒食一齊客  
有張氏子負責三十金居賈三年息不入公折券與之



以故門下益附公偉身修六尺餘口談咄咄如撞鐘善  
議事有氣自諸生以議俊與大府亢言爭御史前已爲  
孝廉同輩客有逮其父因爲郡都尉倨辱者公集衆以  
辭請數得其謝自此一郡士倚公爲重每有大議衆  
造門公爲首郡縣或時時就問之其鄉老先輩言必揚  
公禮下交餘冠蓋之士莫敢適禮人人以公卿屬公而  
門下賓客日廣益衆求借名以行常是時公名傾數百  
里公亦自負也已而五上計不第季逾五十矣生不治  
產家日貧公乃慙然曰吾家本起戎行事 先帝今七

更在何日乃出其篇目與稿之十三以示曰太政表提  
綱挈領之義曰大訓明聖學聖政之傳曰大因著承先  
啓後之概曰大志分門別類存體要曰大事徹首徹尾  
無遁情斯稱極備始繼之以列傳曰開國曰遜國曰歷  
朝曰類曰外二百六十年人物燦然臚列總曰史概撮  
具本末兼諸家之體各開門戶成一家之言務盡事情  
余雖未得其全而大都已瞭然心目間矣因戲曰昔陳  
又憲題修正史館中俊又如林因材分任畢竟望洋  
公以一人肩之儻所稱志大宇宙勇邁千古非耶公擘

目徐曰後數年從山中索子序文方了此一件勾當余  
悔失言因曰天下有以書索序者情實未必相副揄揚  
未必盡真世之通患余自來斤斤亦不能免未聞以序  
促書者不求而自炫非知舍己以要人不情懸空以希  
求必得之數似乎孟浪從來所無譚亦駭聽抑公立志  
較然着筆旣久游刃可期我兩人之相知已老可以豫  
訂創爲之亦無不可卽席次其語以稿納公袖中慨然  
曰公方任天下之重毋庸藉此立名抑事勢日異將必  
有超乘而上者公孫弘不可學則有成其爲太史公而

已仍囑曰人壽幾何莫作遺計書成彼此尚健更當何  
難不則燬之毋留世間作話柄可也

賀閔魯泉晉少司馬仍留撫滇序

劉文徵

喜懼愉怫生于情而關於時時之所之合億萬人而關  
情一人則惟安危之際乎大中丞吳興閔公填滇之三  
年晉秩中樞滇人士聚族稱賀豈不誠喜且愉哉而又  
若不勝其懼且怫者蓋曰公旦夕入 朝矣不能如今

日之禔福我也且 朝廷獨不爲西南鎖鑰地耶有能  
叶 聞闔請藉公者吾屬不遠萬里從之會 天子采

近臣議命公以少司馬如舊填滇而向之聚族稱賀者  
始融融洩洩無分膠庠市肆田野雜作之人欣欣相告  
無復惘惘如失之狀矣夫公卽入 朝佐 明天子出  
治龍光燭海宇滇人士寧外臨照而情之鬱暢若是無  
亦公始入滇與滇始在宇下如時雨之起嘉禾至於今  
三年如一日以時若彼其情如此實相迫以出目不容  
已耶憶昔壬戌歲滇患孔棘人方披草萊蒙荆棘以出  
而公虎符龍節適以此時入新令載揚干管一呼不啻  
從天而下者師羅之夷群起孤墉垂甍直走宜良以窺

滇池皆空虛無人之地東川與水烏錯繡賊假道涼山  
朝度金沙夕壘陞麓二憾狼顧脅息滇於是時曾不得  
息肩而解甲公以文定東川而以武戡師羅師羅旣戢  
祿氏皇恐聽命近郊數百里免于兵革蓋自下車昉矣  
爨爨諸種逼處此土觀望聲勢到處思亂自公下車追  
捕阿九而阿九馘懸購設科而設科縛合圍八納而入  
納穢阱致張世臣而世臣梟收招亦佐置尉侯于霑平  
曲靖以外復見天日城交水松林炎方與霑益相犄角  
如張仁愿三受降城烏酋知不利于彼再糾羅鬼蔡家

衆逾十萬直躡馬龍我師據險阨之斬首虜萬計酋衆  
走尋旬自相猜忌一夕拔營入東川不假道而過之爭  
渡相殺若沮岸崩山棄糧械彌野諸夷曉然見數年以  
來叛者莫遁靈誅而大合之衆亦隨試輒蹶也息喙歛  
攫奉我戎索士民咸甘其食而樂其土王謝冶城不復  
動四郊多壘之歎誰實貽之自遼事蔓延水蘭衝決每  
一方亂則徵發援兵騷動天下及糜爛不救而徵發終  
不已滇南越在萬里綆援莫及而隣壤之變反責以應  
援象兵蠻部旣以自固吾國又東出普安耀兵盤江大

小數十戰羅鬼以雲南兵爲勍敵謹避之發縱指視微  
公孰辦此四方軍興仰屋財用蜀號饒沃漕粟以事簡  
州而松茂建南時呼庚祭繡衣直指持節發三楚數年  
之積僅以支黔而榆關一廡坐糜百萬謁賑隘之物力  
如沃焦釜滇于中原不能當一大縣荷戈之徒聚食霑  
藟又西控緬南禦交所在一不給不啻矛浙而嚮炊咄  
閩請帑十不得一仰面隣壤三不得一嘔心持籌微  
公孰辦此蓋昔之滇 祖宗所開之滇也今之滇公所  
存之滇也壬戌以前之滇人所歛手退避委而去之之



真也今之真公所竭力支撐完而歸之 天子之真也

居此土者如弱子慈母不能遠離于公情乎時乎夫大

臣身繫安危在邊在 廷兩者互重今邊難未已處巖

廊者高目焉持論誠高秉心誠切孰與建節于外身任

其擔有獨知之契也卽以公身處 朝堂籌西南事亦

孰與今日于身親見之哉竊謂聚衆君子于 廷不如

得一君子于邊惟此時爲然 天子明詔已曠時事人

情故暫虛樞筦席而仍以真託重公也繼自今靈寵加

矣秩位重矣群不逞之徒如良如彥如寅者知 天子

委心重臣舉國以聽也震懼戒謫而思悔禍茲半辟者  
其永有寧宇乎滇池上三老子第與東西偏之人謀志  
喜而爲公賀者不斂文徵久受公知能習公事宜颺言  
之夫公豐功茂勳載在彝鼎旣不勝書其委曲調劑造  
危疆之命者又不能舉以似人而日用之百姓繇而不  
知亦不能舉以似公也茲第述其永矢弗諼若發於不  
自知之知者如此夫方隅未靖天下頌公柄用猶之滇  
人之情惟不得與滇人爭此時耳溫公居雜兒童下走  
皆知公名一時有留相天子活百姓之語故謂人情賢

夢卜聶尔滇亦奚能久  
灌公戎衣繡之篇有得乃賡載  
歌云

祭潘印川尚書文

袁 黃

人臣受國重寄疇不思殫力以報哉竊謂受事而人力  
可及者不難以人力而參合乎神功則難是無踰治水  
者矣然治水于河渠未壞之日雖難而猶易治水于河  
渠既壞後則難之難者也今日河患何如哉而先生之  
治河又何如哉昔陳宋二公之開會通河也匪獨治水  
兼以通漕不因古人淮泗達河之故道而因元人築閘

轉運之近功其見亦少左矣驅汶水逆流出南旺北至清潭地降一百餘尺因析六分之水北流以達臨清南至徐州地降九十餘尺因析四分之水南流以接徐沛皆置閘遞降焉貯六分之水者其閘長貯四分之水者其閘短分寸不可易也後之當事者以私意增閘而水之分數紊矣紊而常淤固其宜也顧不此之察乃更閘而東焉當時故閘由茶城而南地甚峻勢如建瓴故入河無碍既更其蹟而夏鎮以南地平而水緩黃強清弱每會必淤此先生之所苦心而屢形之章奏者也徐之

呂梁曷爲而有洪哉山險水激而成也以國初之人力  
豈不能盡去其險乎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  
先下而河流不壅耳後之蒞徐者相繼磨其崖石而呂  
梁無洪矣無洪則水平而河身漸高此河渠之再壞而  
先生之所苦心者也由徐達揚千里無山司水者懼入  
海之易淤也因就山陽之蒲浦村累石爲崖蜿蜒千尺  
卽古之所謂弩牙亦禹之遺制也費蓋以巨萬計而水  
得騰躍以入海今皆没于土中不復見形矣此河渠之  
三壞而先生之所苦心者也河之壞者不止于是橫流

四出蓋亦有由豈係高堰之築不築哉先生當河梁屢壞之後而身履其任左支右塞隨隙補罅忘餐廢沐而貽二十餘年安流之利其功顧不偉歟余釋褐寓京師黃河告圯親見政府暨九卿僉謀其人卒無踰先生者遂疏名以請上俞之先生從田野間起抵任而河始告寧蓋自隆萬以來河每決必屬先生先生至河輒治今河患孔亟而哲人長逝矣先生孝友在家庭忠誠在社稷德澤在人心文章在典籍余不論特論其治水之功如此嗚呼黃河如帶此蹟不磨先生方以天地爲蘧

廬勲名爲夢幻而逍遙于華胥蓮社之鄉某也側觀時  
事觀變思賢不能不亟羨不績而唏噓不已也尚饗

董伯念楷書金剛經跋

劉黃裳

蓋法身高大頓失須彌藏精微才容一線四色固乃  
成山五眼則名非海九百煩惱豈性所來三世推求了  
不可得故龍潭不見大身而支遁蓋談小品耳是知離  
辯乃虛空之毫樞機爲大壑之滴三十二相不見如來  
而一粒粟中詎包法界耶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曰小  
曰大意何云乎不也三空無虛信無虛而無實六塵不

住因無住而生心猶大者在象之苦因泥小者肯翹之  
陰趣豈知以小眎大者苦不盡以大眎小者多不明何  
期此性本無加損何異此經自然常圓亦何以故終日  
金剛而未嘗金剛者鍊山之其足金剛而住持金剛者  
劍鋒也火山固烈焉鎔無色之金羚羊雖堅何碎非形  
之石是果小因乎哉羸提居士既見將軍之身不失童  
子之體爾時說義如是寫經

捐俸安吉學置田揭

于孔蕪

原任禮部儀制司郎中今降安吉州判官于某謹呈爲



捐俸置田以贍貧儒以免尸素事竊惟朝廷授祿必稱  
其官臣子居功寧浮于食况無功下吏豈容濫叨且冒  
罪逐臣尤宜自量某沿癸巳十月至丙申十月越巳三  
年積往歲俸薪并今日俸薪不知凡幾貯之庫藏在典  
守頗費防閑淹之歲時恐左右不無乾沒與其膏潤下  
吏豈若賜惠貧儒且鄴城山水之形勝雖云獨擅清幽  
念州庠齋薄之諸生未免奔走衣食類以前俸置買學  
田或僅供筆札之涸或少爲婚葬之助庶以 朝廷之  
廩祿推及 朝廷之士子不佞未始無名以本州之民

方聊供本州之生儒事理亦爲甚便若夫劑量俸金之  
多少爲田土之高下此又在當事明公熟察而審處之  
也幸惟轉達施行

復長通縣龍巖碑記

丁元薦

長城枕山面溪去城北三里許有峯雄峙曰雞籠蓋自  
龍池以北冠子而南鳳翥鸞翔起伏百狀至白石而峽  
于茲嶺形若負屨風氣完固此一邑之所萃靈也穴其  
土五色而堅四方遊食者頽其山井之型土而陶焉歲  
得子錢數十倍从之土著者生心集諸亡頽爲三窟急

則陰有所市而陽有所駕勢日橫而不可制兇四十年矣  
燔炙之極其煽爍天坑壑浸淫至二百餘尺識者過而  
喟焉而無麗者方且指斥堪輿家以爲悠繆不足信獨  
不睹人身乎蚤蚩之雖毫毛之炬害至渺也左手炙其  
背右手扼其吭而刺之卽有賁育三日斃矣寧渠起郭  
景純氏然後較然于利害得失哉且吾邑自穆廟迄今  
邑大夫有去而爲御史給事銓部郎者乎有三歲不挂  
吏議者乎鄉縉紳有躋八座晉九列者乎歲時亢時溢  
恒有年乎民有不疾癘者乎丁酉之秋士不歌鹿鳴一

簿死焉一丞又死焉餘不良去而爵攸歲再爲虐而百姓  
難以內若掃矣陽亢而極則災陰洩而無復咎則萬靈  
靡託此不可易之數也前雷州理陳君深曲詩太守顧  
君嗣衍毘陵令孫君一俊國子博士臧君懋循直指使  
者朱君鳳翔中書舍人予不佞元薦孝廉孫君弘緒金  
君德王君繼賢諸生若李庭丁易東姚光宙李元芳數  
百輩攘臂列狀于當事者時司理謝公攝篆焉隄然嘆  
曰柰何以一夫一家之利貽一邑之害不可其亟去之  
法其豪者諸不逞烏獸散公曰未也不官其地孽不除

不償之直人將藉口請于兩臺使者暨諸監報曰可亡  
何公以大計去而別駕查公代矣豪首聞捷後且再與  
公堅前議一朝悉薙之顧時詘莫能舉廢更逡巡議價  
而遷書至矣旁觀者曰是且已乎公奮然曰不可一邑  
之蠹扼腕者數十年更我兩人而始一快垂刈而縱之  
曰以待後之人後來者復云然長此安窮矣委曲衡劑  
得罰鍰七十金計額而人償之直置曰自某至某如干  
畝其悉聽于官私樵採者法自某至某如干畝第聽若  
樵採緣而生事者法刑石垂禁甚晰而茲公蓋停十日

車而始竣事城中爲之謠曰北山煨翁如雲羅我火宅  
謝使君北山下今可柘回我春陽查別駕別駕諱兆胤  
南昌寧州人司理諱肇洵閩長樂人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記

丁元薦

天命斯文於尼父刪詩述書定禮修春秋贊易作十翼  
七十子之徒闡釋光大之以開群蒙爲萬世祖迺其自  
命曰庸德庸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若斯兢兢  
也後世材穎之士無能企游夏后塵意直超無始而上  
之弁髦一切曰夫夫拘儒也而權語河上漆園而後楊

朱墨翟韓公子蘭陵令齊顯相縱橫長短名法逮然乾  
諸書影煽蠅附幾倍疑六籍又何敢也蓋行之本病不  
足而標有餘言之本病有餘見謂不足而侈之至今濫  
觴極矣丁子曰夫經統聖直苞萬類豈虛也哉有真常  
者存性也爲吾性傳神以道天下萬世若揭日月而樹  
之幟曰文行如是止矣驟而味之澹然徐習之循循乎  
不見可喜可怪而沒齒莫殫累劫靡竟何也嗟乎乃其  
所以經也性學不明儒者內偷而外託以自解行之偷  
也而異端大雅之偷也而諸子百家本不足也 二祖

受命從櫛風沐雨中首學校廣厲青衿諸不習五經四  
書者不入賢科已命儒臣纂修諸經大全頒賜郡國士  
士屏氣束身其中罔踰尺寸法令一而王始尊經義一  
而道始尊 二祖之垂憲至深且遠也或曰漢之于經  
也支于章句宋之于經也支于理尊經經晦弊久矣踵  
而甚之與曰吾師不云乎下學而上達夫上之不離乎  
下也達之不離乎學也一貫者也學而未達有之猶然  
閑以內也爲迂爲執爲支離賢于無忌憚者也不見漢  
晉之季乎黨錮諸君子標榜節義買禍至慘昭烈張空



拳而揚旣燼之灰豪傑颺集一門爭殉則其餘聲也彼  
名求之而實收之功不啻倍當塗高逞盜竊之習典午  
尤而安焉風靡波蕩一掃名教而晉亡于揮塵清譚之  
下矣漢宋之流弊遠勝魏晉之盛時蓋世未有不經而  
可爲國者文與行一也遐哉聖謨其慮不深且遠邪吾  
邑自巳卯後尊經閣日圯至午未幾廢經始于金使君  
又數年而熊侯落成士登斯閣若干載一時候簡其雋  
日課焉暇則相與闡明河津之學夫河津世所迂爲庸  
德庸言者也姚江泰州之說熾而此脉漸以斬使君真

慨焉有意乎其爲尊經之微意抑又深遠也夫

光祿寺珍羞署查刷事蹟序

唐文獻

今國家臬府之供稱至絀矣大都以不足之財不能塞  
有餘之孔諸浮淫之蠹日月朘削而莫可誰何若不佞  
所聞知則光祿者亦國家一漏卮也夫其所司者不過  
治 天子以及 六宮之箴丞與其緹齊次則百執事  
之分廩于大官又次則四裔賓貢之 賜饌于大庖者  
然且歲費以億萬計 天子爲設三品大夫佐以兩卿  
丞綜攝于上分設四署署設丞監若干員以鈎稽出納

天下可謂重且密矣特以其爲上供所出百貨所萃  
諸儲待供帳必飭諸執事胥徒必備以是群諸積猾亡  
賴羶聚其中睢盱而爲奸利藪蓋百相蒙也百相蠹也  
凡爲丞若監豈盡偏鱗而曠于事抑豈盡指染而恬爲  
暴者彼且以爲故事爾爾吾務撻抉則難乎其爲前吾  
務植標則難乎其爲後且察察之府怨閤閤之藏疾孰  
與夫去彼而趨此乎吾計日且遷耳嗚呼此蓋浮慕飲  
醇而甘狎冠虎者也以予觀于今麟寰閔公倘所謂不  
溺其職者歟公之爲珞羞署丞凡幾年月卽以夙勤見

推擇攝行凡幾事至則必問將事者舊貫云何何約也  
卽問近事云何又何繁也卽器物有可因舊爲新去繁  
從約者乎何所事更置且湯滌塵土爲也所出金錢有  
以上爲百以百爲千者乎何事虛糜縣官也蓋將事者  
厚厚曰攝且股粟公矣公在事以某事省歲額金者千  
以某事省月供金者百纍織積微且有萬畫贖成而進  
之于其長若少卿程公萬公寺丞鍾公等莫不嘖嘖歎  
公賢以公所條上狀示三署著爲繫令且言今縮紳間  
率稱世祿之家鮮克習事或受握筭不知從橫若閔丞

人詎可少之乎蓋公之先有兩尚書以治行文學有聲  
憲三肅兩朝至于今簪紱滿門若上之稱鍾鼎世閥  
毋先閔矣而公特以散秩起家方入署時人第目公體  
貌閒雅被服布素羨以爲此謝氏鳳毛豈其緇涅于阿  
堵也者顧不知公乃更精其官不啻如人所云爾不佞  
竊嘗言國家之理財往往苛于人而諫于出其隆奸又  
往往詳于近而略于遠今一署猶然推之他署可知一  
光祿猶然推之他曹又可知又况遐荒仄塞去輦轂  
萬里者乎公今且出而治賦吾郡矣夫其稱老胥健猾

鼠兎穴而豺虎嗥者可勝道哉不佞請書公牘尾且請  
爲前驅而告之

吉永豐縣誌叙

吳期炤

志者記事之書也古侯國皆有掌記之官以志一代盛  
衰之跡沿革損益之宜後之人襲遵行之舊而知其故  
實感末流之弊而返其古初其所賴以備法懲昭鑒戒  
者具在甚哉志之不可無也今之縣邑非古小國之諸  
侯乎自罷侯置守而後記事之官統之王朝之史局而  
絕邑無專掌之人矣雖問俗觀風之吏歲錄寓縣之政

獻之天子而史不勝書不容不略勢使然哉我朝治

教休明典章脩飭一統有志方岳有志列郡有志卽出

二國之藏發五車之積當不富於此矣復爲縣志者何

居竊以志一統者舉天下之大凡也志方岳者舉一省

之大凡也志列郡者舉一郡之大凡也孰與一縣自爲

一志之詳且盡哉言之永豐固江右名邑語山川則夸

明秀語財賦則居克斥語人才則自歐陽文忠公而下

石磻石節落落海內稱罕儷矣蓋與文江安成西昌諸邑竝

峙一郡者而乃今無志可見文獻之微謂何嘗考宋

自政和建邑以迄于今志凡四就矣特以世遠無傳民間鮮得其本間有存者殘斷彊半莫可誦其顛末且國朝之志止於英廟嗣服之初其後百六十年之事茫然無可質而証也余切憾之每思旦晚休衙或可從事楮墨之役而蒞任以來水旱頻仍施濟無策日惟簿書期會之間救過不暇而奚暇及此也今年秋七月始圖纂述其書再閱月而偶以遷報爲時則又晚矣往歲曾歷鄉都凡見山儂野叟頽然蒼素者必進而問之否亦訪而求之故此方先哲之履歷民風之善敗逮夫陵



谷之變遷土田之高下地里之險夷靡不探索而得其  
樂其或事之可以傳信者輒爰筆而書納之奚囊今得  
藉手以成其志亦以識之者豫也而前數者之中獨於  
先哲之履歷爲尤詳蓋前人之懿行後人之觀法在焉  
語有之賢者立表愚者從影此化民導俗之機興道致  
治之地也余故詳之將取此以示法也豈惟是哉一介  
之夫苟有一善亦舉而書焉凡我閭閻小民寧不又有  
感而興觀而善者乎若夫究盛衰之所由來求沿革損  
益之所必致於以爲法爲懲用以爲勸爲戒則志之所

載或有足觀者而余也何贅焉志自疆域以下凡八卷  
其選舉人物二志考諸作者當有表傳之名蓋學士大  
夫簪史氏之筆恒倣遷固以下諸大家之定例如所謂  
八表列傳云者而實非余之所敢居也姑以耳目所及  
舊志可采者繁而述之總名曰志聊存一時記事之書  
以俟後之長於史學者去取而更定之焉爾

吳興藝文補卷二十九終